

# 夜航

王愷著



0001

06693

821  
1090

# 夜 航

王 愷 著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6年 北京

# 夜 航

王 愷 著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

\*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6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華書店总經售

\*

787×1092 1/32 5 1/2 印張 101,000 字

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0

統一書号: 10009·159

定價(6)四角六分

## 內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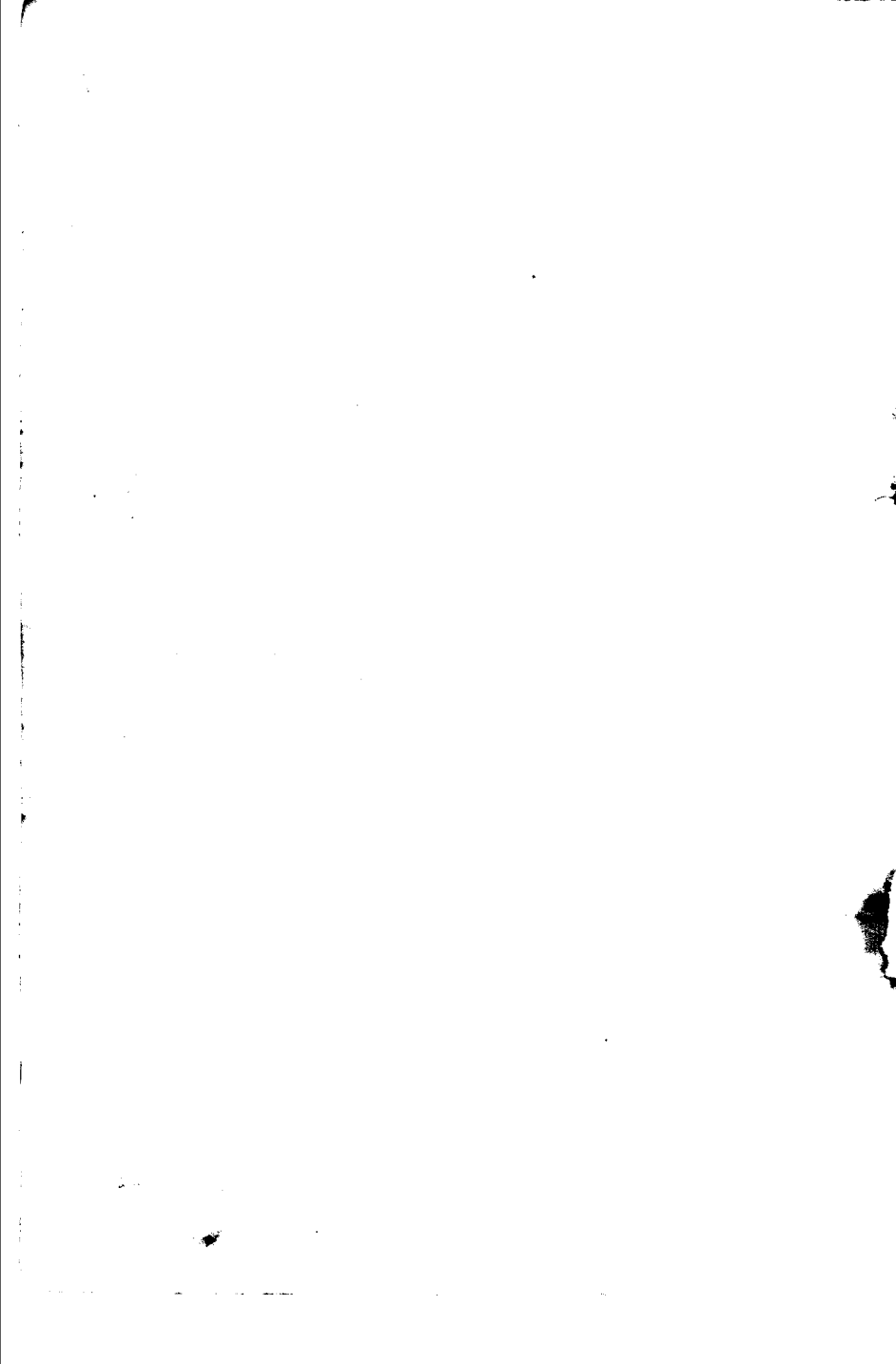
本書共收作者十一个短篇，其中“夜航”“海上出击”“雨夜”“炮連的一天”“暴風雪的日子”“水兵的創造”“捕魚船”等七篇，都是以海防斗争为題材，描写我人民海軍的艦艇、海岸炮、島嶼部队和沿海漁民在尖銳复杂的对敌斗争中所表现的机智和勇敢；以及他們战胜海洋、克服各种困难时所显示出的智慧和毅力。另外的五篇，“羣妮”和“麦收时节”写出了两个不同命运的女性的遭遇，和她们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精神。“福昌”表现了一个农民献粮救灾的内心斗争过程。“两个青年战士”則是描写两个战士在参加生产中相互帮助开展竞赛的故事。

封面設計：沈云環

AA/12/03

## 目 次

羣妮·····	7
麦收时节·····	31
福昌·····	49
捕魚船·····	58
夜航·····	69
海上出击·····	89
雨夜·····	119
炮連的一天·····	128
暴風雪的日子·····	138
水兵的創造·····	155
两个青年战士·····	163



## 羣 妮

### 1

东北風卷着成团成团的雪花，紛紛飄舞。树木、房頂、整个無垠的平原都变成了白色的。村庄和村庄之間的道路被封盖起来；河流冻结住；家家閉起柴扉，燃起爐火，抵御这酷冷的严冬。街道上靜靜的，抛磚都难得打着行人。就連那最不爱停歇的狗，这会兒也不知躲到什么地方的草垛堆里取暖去了。只在当牠发现有生人出現的时候，才跑到雪地里狂吠几声。

在陽信城东的大王庄，有母女兩人，正冒着这凜冽的風雪，挨門挨戶地討乞。她們走进家座北朝南的院落，在影壁旁停了下来。有气無力地叫着：“好心的大娘，行行善事，給点吃的吧！”

过了一会兒，北房的門吱地响了一声，門开了，走出个人来。看臉上的皺紋，足有五十几岁了，但嘴巴却还是光的，沒有鬍鬚。一件嶄新的青色大褂罩在棉袍外面。帽垫戴在后腦勺上。猩紅的玻璃帽珠在帽頂上閃光。眼皮搭拉着，摆成个八字形。看情形他並不是听到她們的乞討声才出来的，他一

直朝大門外走去。當她們再次地喊叫的時候，他才突然發現了她們，停住脚步，轉過身來。

“你們是從哪來的？……這姑娘今年多大了？”

他一眼釘住羣妮，那個十八九歲的姑娘。從頭到腳仔細地打量着。她高高的個兒，瓜子臉型，兩只眼睛雖然含着憂郁的神情但仍然看得出它們像兩顆露珠似的晶瑩。衣服是襤褸得不成樣子了，模樣兒生得可實在俊秀呢。

“我娘倆是青州府人，”那個四十歲開外的女人，羣妮的娘說。“如今流落到這裡。行行善吧，殘茶剩飯的給我們點充饑。”

“人生面不熟，在外逃荒討要可真不容易，”他像很有點可憐她們母女似的。“雪又下得這樣的大，凍壞了吧？快，先到房裡烤烤火！”說着他把棉袍一擦，扭頭朝東廂房裡的甚么人喊道：“她大嫂在不？把她們娘兩個領到房裡暖和暖和。”房裡應了一聲，接着走出個年輕的女人，領她母女到小南房裡去了。

“你們要沒處住宿，”他跟上一個朝羣妮的娘說，“就先在我家裡住幾天！反正這南房是空着的。”娘兩個真是連做夢也沒夢到過，世界上竟有這樣的好人，感激得不知應該用甚么樣的話來道謝才好。

羣妮的老家是青州府的一個小村子。她三歲上父親就死了。靠娘兩隻手勞動，把她拉扯起來。家裡長年是“起來身，躺下舖，”窮得沒文過宿錢。今年又逢上旱災，一連幾個月，天上看不到半絲云彩影兒，滴雨不落。盼到秋上，二畝莊稼籽粒



沒進家。加之國民黨、日本人的苛捐雜稅逼得緊，日子實在沒法過下去了。她們娘倆只得橫着心鎖了門出外逃荒。常言說：“窮家難捨，熱土難離！”可是，難捨難離又有甚么法子？到一村要一村，走一里要一里；李家的狗送出來，張家的狗迎進去；沒出過門的娘們家，實在是够苦的了。

秋天好歹混過去了，冬天可更難熬。這幾天東北風卷着雪花不停地飄。滴水成冰。娘就有點支撐不住了。再看看自己的女兒，褲子露了肉；臉凍得活像個紫茄子；心里比針扎還難受。最使人寒心的是到哪家哪家都不打發。老百姓都讓官府給收拾得淨光了。前天，娘連餓加凍簡直邁不動步了，不當心滑了一腳，跌倒在雪地里，再怎么也爬不起來。羣妮忙把她搯到個草窩里，娘倆抱着哭。苦，像個鉄箍套在娘兩個身上，越收越緊了。“咱們這樣下去，可怎麼辦呢？”羣妮哭着說。娘嘆口氣，道：“到處黃土能埋人，混到哪步說哪步的話罷！”

今天，意外的受到這熱心的憐惜，娘倆怎麼能不感動得流眼淚呢。

那年輕的女人，在房子里點起一把柴火，她娘兩個把討要來的干糧烤烤吃了起來。房子雖然有點狹窄，可是到底能遮風擋雪，她們着實的滿足。

掌燈時分，有個人走進房來。他自稱是房東吳仁義的朋友，名叫王友三。他的兩只耳朵像扇子一樣往前招着。進房就堆下滿臉的笑，向羣妮斜瞟了一眼，而後對她的娘說：

“大嫂，我給你們母女道喜來了！”

她母女聽到，簡直無法明白是怎么回事。王友三大概從

她們臉的表情上看到了這點，兩只耳朵煽動着，指羣妮笑道：

“大嫂，你這姑娘不錯，俊俏伶俐，仁義哥看中了。特意托我到这來給他二兒子提親呢。這難道不是大喜事？”羣妮一聽，心立即撲通撲通直跳，吓得低下了頭。

“俗語不俗：‘千里姻緣一線牽’，真一點不錯。一來是你這姑娘命里注定；二來也是你娘們該當走這步紅運。哈哈……”王友三邊說邊從腰里掏出個紙包，朝羣妮坐的凳子上放，噹地響了一聲。

“這是兩塊洋錢的‘聘禮’，收下吧。仁義哥的意思，看個好日子就成親。大嫂，你看怎樣？”

羣妮的娘二二乎乎的拿不定主意。王友三看局勢差不多了，又接上說：“早成親早好，成了一家子，你們也就搬到西廂房去。”說罷轉身走了。

娘看看“聘禮”，看看自己的女兒，心里偏促不安；猜不透是吉是凶。正想追出去問個明白，正巧，這時白天領她們到小南房來的年輕女人來了。她穿一件藍色粗布褂，青布褲。圓圓的臉瘦得只剩了個輪廓了，兩顆眼凹了下去。乍看來心里似乎壓着甚么心事。娘趕忙拉住她把剛才的事說給她聽，並打探她的意見。

“她姐，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嗯？……”

“這……”年輕的女人一時回答不出來。經羣妮的娘再三懇求，她說：“我看這事還是別答應的好……”據她講：吳仁義是她公公，她的丈夫是她的大兒子，現在在王福成的隊伍上混事。他的二兒子，就是王友三所說的要和羣妮成親的那個，是

个哑巴。最后她说：“一句话也不会讲，这怎么能答应呢！可别上他们这个当！”

羣妮母女一听，就像把隔着的一层窗纸戳破，心里才透亮。娘可真有些生气。自己的女儿怎么能配个不会说话的哑巴？她立刻奔北房找吴仁义去辞这亲事。可她没想到老虎嘴里怎么能掉了肉呢！

她推开北房门进去，见吴仁义正和王友三对面坐着喝酒。她忙将那两块银钱放在桌上，说：

“房东大爺，还有这位王先生，”她转向王友三。“那亲事……不，不行……请您另，另……”

吴仁义见她进房时本来准备起身让坐的，但等她说出来意，他坐在椅子上却连屁股也没动一动。头歪到椅子旁边，吐了口鱼刺，头一抬喷出股酒腥气。

“嘴是两片皮，翻来复去都是你！”吴仁义的脸板得猪肝似的。“怎么应下了又变卦？哼？你觉着我家哪点配不上你的姑娘！你！”

羣妮的娘忙陪笑解释。“房东大爺，不是您哪点不配我那妮子，是我那妮子……一个穷要饭的……实在不合适……”

吴仁义把手里的筷子猛力往桌上一拍，八字眼瞪得溜圆。“穷要饭的还挑三揀四！‘在家行好事一椿，强似出門燒香’，我本是片善心，想把你们母女留下。哼，真想不到，你们一点不識抬举！不愿意给我做亲，正好！给我滚！真正豈有此理！”

“房东大爺，你先不要生这样大气，我……”

“不要多說了，”王友三截住羣妮娘的話，並把她拉到身旁。低聲說：“大嫂，你這大年紀的人了，該也知道好歹……”

“不！王先生，我是聽說房東大爺的二少爺是個啞……”

“怎麼啦？我的兒子怎麼啦？頂多不就是口舌有點‘不及’<sup>⊖</sup>，沾污了你那寶貝姑娘啦！”吳仁義好似猜透了她的心思，搶着解釋。王友三仍然是滿臉的笑，推她一把，說：“大嫂，你看吳大哥家里，豎着宅子躺着地；張口吃飯，舉手穿衣。這樣的人家打着燈籠都怕沒處找呢！女婿的口舌有點毛病算得了甚么？人哪有十全十美的！”他把她拉出門來，最後還貼着她的耳朵囑咐：

“我可是好心向着你們娘兩個，告訴你，吳大哥可不是好惹的，你也得想開點才行！”

羣妮在院子裏早已聽明白了，只氣得肚子鼓鼓的。見娘走出來就撲到她懷裏。

“娘，快走吧！”聽得出她的聲音都有點發直。“咱們可不能住在這樣的地方啊！”

“走！”她摸着她的頭髮，看看自己親手從三歲拉扯大了的女兒，再想想眼前的事，心像刀絞般的疼痛。

“走？能這麼便宜！”吳仁義把個盂子擲到腳地打得粉碎，趕出門來。王友三跟在他身後假惺惺地勸他。

“要走，給我留下房價。這裡不是養老院，要來就來，要去就去！”

---

⊖ 不及——不好的意思。

“哎哎，到底是女人家，見識短；你們也該想開點，”王友三趕過來勸羣妮的娘。而後又朝羣妮說：“你這姑娘，不是我怪你，你要應下這頭親事，不光是你好，連你娘也跟着沾光。享一輩子的清福，不比你們去要飯強？磨破鞋底，喊破喉嚨，要不到一口半口。你娘這大年紀的人了，風里雪里能受得了那個罪？你也該替她想想。大嫂，你說是不是？”他轉向羣妮的娘，耳朵擡動着，等待她們的回答。

羣妮的娘聽他說的也並不是沒有道理。討飯的滋味她算是嚐夠了。可是，這究竟是女兒的終身大事，她曾經想給女兒找個稱心的女婿，成家立業……現在怎能配個啞巴，就這樣馬馬乎乎的呢？這……她含含糊糊說不出個子丑寅卯來。羣妮看到娘猶豫不決，早猜透了她的心思。的確，娘這大年紀是不能再拖她去討要受罪了，但她也同樣想到，自己一輩子的大事，要配個啞巴女婿，實在不甘心。……咳，甚么好，甚么壞！只要是娘凍不着，餓不着；死了老骨頭扔不到坡野里，自己死活有甚么要緊？想到這層，她也沒有了主張。吳仁義却更逼得緊：

“拿房價？應親？說！”

沒家沒業的娘兩個，實在被逼得無路可走了。羣妮“哇”地聲哭了。娘長長地嘆口氣，心想：這大的姑娘到甚么地方也不能保險不惹是非。反正“人窮志短”，應下就應下吧。她心一橫，牙一咬，把羣妮緊緊地抱在懷里。含淚說：

“好孩子，認‘命’吧！”

連逼帶劝，羣妮算过門成了吳家的二兒媳婦。

吳仁义从小是光棍出身。單靠坑、朦、拐、騙过日子。自打他的大兒子吳道德幹了王福成的偵察队以后更算行了。因为王福成是国民党和汉奸队兩面的牌子，自然，吳仁义也就双方都吃得开。終天灌上兩瓶酒在街上甩大鞋，村上沒人敢得罪他。可是总有件事使他放心不下：就是他的啞巴二兒子吳道礼，不知托了多少媒人，好香也找不上房媳婦。这回把羣妮逼着成了亲，他很是滿意。外人誰敢笑話？誰敢过問？

羣妮不只是模样兒生得好看，幹活也十分出色。炕上剪子，坡里镰刀，沒哪样拾不起来。过了門，每天頂着星星起来，扒灰、端尿、拌草、餵牲口，甚么活也幹。整天累得爬不上炕。羣妮的娘也是推磨、看碾不停手。这样，吳仁义还常罵天罵地。又是“飯做得不好吃”了；又是“不会招待客人”了；反正他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或者喝醉酒，就时常在羣妮和她娘身上發脾气。羣妮回到自己房里更是伤心。啞巴不是朝她傻笑，就是吱吱地發橫。不知冷，不知热；不懂情，不懂理；簡直是塊木头。外人都把她兩口子比做“一朵鮮花插在粪堆上”。羣妮总想：只要娘这輩子不受冻不挨餓，就算知足。至於自己，还怎能談得到嫌棄！

这一天，吳仁义喝得醉薰薰的回家来了，他一看羣妮把飯做得很稠，就摔打着罵起来。

“真是沒爹的丫头，沒受过教育……”

羣妮听着头直發脹，眼淚几乎就要淌出來了。但她怕自己的娘看見會更傷心，趕忙找沒人的地方去擦擦眼淚。所有這些，羣妮的嫂子早看到眼裡了。吃過飯，她把碗筷刷洗好，就悄悄地拉羣妮到她的東房裡坐。“妹妹，別難過，”她安慰她說。“以後這樣的事還多着呢！”接着她就說起她自己的苦楚。

她叫李淑英，娘家在東莊。她是從小給吳家訂親的。過了門才知道她丈夫吳道德是個不務正業的人。娶過門沒滿兩個月，吳道德就到王福成的隊伍上當兵去了。她一直在吳家受氣受折磨。吳仁義挽留羣妮母女時，她就早猜到他不是按着好心眼了，她真替羣妮她們擔心。現在果然像她猜想的一樣，吳仁義開始對羣妮耍威風了。她很是同情她。說：“好妹妹，咱們都是受的一樣的苦，你有什么委屈，只管對我說。他厉害他的，不用理他。更不用哭天抹淚的。哭有什么用？再說，一輩子還能總哭？”

羣妮望着淑英，連一句話也說不出。還是淑英說：妹妹，你不是還有件褂子沒做好嗎？拿來，我幫你做。熬點夜就做起來了。要不，那個老東西該又說咱沒用了！”

就這樣，羣妮算找到了個依靠。日子長了，兩人是越來越要好：有活爭着幹；有飯讓着吃。好得像親姊妹一樣。

吳仁義也知道她兩個經常在背地裡嘍咕他。因此他有时故意叫羣妮去推磨，使淑英做針線活，把她們支開。可是，只不過一霎，淑英就拿着活計找羣妮來了。羣妮笑道：“嫂子，你來了？讓他看見咱們又湊到一起，該不知怎么生氣哩！”“氣死活該。我才不怕呢，大不了他攆我走，我還有個娘家呢。”“你

当他真使不出这手段来？嗟嗟，”羣妮吆喝下牲口，把半畚箕小麦倒进磨眼里，繼續說：“他要真豁出来不要臉地撐，你还有啥办法？”淑英手里的針，在鬢角上蹭蹭，說：“巴不得有那天。要真能离开他姓吳的家，讓我去当姑子，唸一辈子的佛都情願！”她說着吃吃地笑了。淑英全不像羣妮，怕狼怕虎的，动不动就抹眼藏淚哭鼻子。她虽然也压着滿肚子的愁苦，但她还是有說有笑。“哭能頂个甚么用呢！你越哭，他們就越看着你好欺负！”她常对羣妮这样說。这使羣妮很是羡慕她，欽佩她。“人家說，宰相肚子里能撐船，嫂子，我看你就能赶上个宰相！”

二月初一。这个日子，羣妮一生無論如何也不会忘記。这天剛吃过早飯，她在东廂房里正和淑英訴說起啞巴来。“成天价比比画画，不懂他說些甚么。上来陣子連頂帶撞，像头牲口；打起人不管輕重。……”淑英說：“生米已做成熟飯了，委好迁就点吧，不然怎么办呢？”

“嫂子，我可是头一回問你：俺那个哥敢情能强些？”

“哼！快別提他。”淑英的眉头紧蹙起来。“啥苗啥种，和她爹是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妹妹你是沒見過他那样子，賊眉鼠眼，兩片嘴就知道罵人！动不动还要来武的呢！可偏我又是个不好惹的，誰吃他的？真是針尖对麦芒——整天打，整天鬧！”

“他也是这样个人？”羣妮說。

“你还以为怎么着？”

“不論怎么說，他出去了这一年多了，輕易又不回家；嫂子，你就不想？”

“想他？他死了才算我燒着高香了呢。好妹妹，要不是从



小爹娘給做的主，我早就給他姓吳的家拉倒了！”羣妮聽到這里，眼里早又噙着淚花了。

“嫂子，”她緊緊地拉住淑英的手。“不，姐姐！咱們的命，可是够苦的了！”

正說話間，忽听得門外有人嚷着来接羣妮的娘。羣妮想：既沒亲戚，更無朋友，誰来接？她忙跑出門去看，門口停了輛騾馬車。有个約摸50岁光景的人拿着条鞭子剛和吳仁义說了几句甚么，就向院子里闖。她迎上去問是怎么回事，他說她娘嫁給了他，現在来接她到自己家里去。羣妮吃了一惊，忙飛跑到廚房里問她的娘。

“娘，是怎么……你真的嫁人了？！”

“嫁人，”娘莫明究竟地反問道：“誰胡說的？”

羣妮未等說明白，那个拿鞭子的人跟了进来。他笑着接嘴道：“不要不好意思，跟我回家吧。”他看看她發呆的样子又加添說，“你已經使了我的糧食，还裝甚么蒜呢？快走吧，車在門外等你呢。”

“你說甚么！”羣妮的娘气得周身發抖。“誰使了你的糧食填棺材去！”

这时，吳仁义也跟着走进廚房来了。八字眼笑謎謎地說：

“亲家，你別生气。这事情办了沒来得及告訴你，这都是老弟的不对。可你也得想开些，找个人家过日子，怎么也比跟着姑娘一辈子强！哈哈，这位，”他指着拿皮鞭的人道，“前村跑脚行的李二哥，老实人。亲家，你就收拾收拾跟他走吧。”

羣妮的娘現在才明白自己是被吳仁义給卖了，气得老臉